

高雄獎



◎ 薛好薰

造船廠的童年

高雄獎作品



薛好薰



作者簡介

高雄人，臺師大國文系畢業，現任高中教師。曾獲時報文學獎、梁實秋文學獎、教育部文藝創作獎、吳濁流文學獎、宗教文學獎等，著有《海田父女》、《輪到寂寞出牌》（寶瓶出版社）。

得獎感言

升上國中的那個夏天就搬離旗津，此後回去的機會日漸稀少，但那屬於童年的特殊氛圍，夾雜著黏滯的海風、油味和檜木香，隆隆機器聲和亮晃晃的豔陽，卻一直存放在記憶的角落，有的漸漸湮沒，有的依然完整。原本只是挖掘深藏的往事，洗刷、辨認、瞻寫，卻不想獲得了大獎，也許是當年童稚的我在舅舅的造船廠裡終日蹓逛，無意中，竟見證了旗津曾經輝煌的造船榮景。這一頁的歷史，是蘸了無數汗水寫就的。

感謝所有的汗水，感謝評審。

感謝我的舅舅，許家發先生。

感謝我的母親，薛許游美女士。

造船廠的童年

薛好薰

母親曾在舅舅的造船廠工作，我偶爾也會跟著，和同是學齡前的表姊弟妹一起玩耍，在所有的玩樂裡我最喜歡的是，自告奮勇敲鐘。

其實那不算一口真正的鐘，只是一段小小鐵軌，拿榔頭用力敲擊，便噹噹噹作響，聽起來像鐘聲。這鐘聲是一種通知：該上工了、吃午飯了、午休結束、下班了。對我而言，是一個發號施令的機會，像指揮眾人衝鋒陷陣般，總忍不住使勁多敲幾下，彷彿擁有極大的權力，捨不得放。然後，眼尖地看到阿嬤怒氣沖沖出來制止，便吐吐舌頭，趕快開溜。

舅舅的住家和造船廠在一起，一長列東西向的平房，最右邊就是辦公室，第二間隔成前後，前面是祖先牌位及客廳，後邊是阿公阿嬤的房間，第三間是舅舅一家睡的大通鋪，第四間便是廚房飯廳和衛浴。住家外搭著鐵棚，放著裁切木頭的大型機具，再往外就是露天工地，而造船廠正對著船運繁忙的高雄港口，整個船廠和住家就是屬於我們的

寬闊遊樂場、幼稚園。

辦公室牆壁掛著黑板行事曆，上面密密寫著事項，還有幾個臨時抄寫下來的電話號碼，一張書桌、一個放滿文件夾和書的鐵櫃，沿著四面牆壁是木架，擺放工具和各種尺寸的零件。舅舅和舅媽忙進忙出，比我大幾個月的表姊已經被訓練得可以幫忙接電話，廣播找人。阿嬤不喜歡我們在裡頭喧鬧，總是要我們去別的地方，於是我們便樂得在工廠四周遊蕩。

工廠總是有幾艘不同階段的木造船停駐，有的是剛架好船身龍骨，一根根整齊排列如巨獸的肋骨，工人在肋骨間好像小動物般穿梭，敲敲打打，一根根、一片片地黏上肌肉臟器，創生一隻乘風破浪、吞食魚群的海上巨獸。而有的已經將浸烤且裁切完成、曲度密合的船舷板裝設好了，粗具外型，但船艙裡面的細部工程還在進行。這邊的幾艘還在架構，而另邊有一艘已幾近完成，只等髹上新漆，寫上船名，選擇黃道吉日便可以下水出航。

剛開始不明白，在陸地上建造這樣一艘大船，如何搬到海上？需要很多人前頭拉、後面推、兩邊扶著拉抬，像螞蟻搬運大螳螂那樣嗎？後來才注意到，船一開始便建造在一架有輪子的平臺上，而平臺下有軌道直通前面的海，我常順著軌道走到海水處探看，

港內的波紋細細打在軌道上，可怕的海蟑螂一見到人接近便到處奔竄，讓我也驚嚇地到處跳躲。有時飄來塑膠袋、稻草、空瓶子、保麗龍、枯枝，在軌道和枕木上來回翻滾，海水的顏色很深，軌道就沒人這片看不見的墨藍裡，我很好奇，它究竟一直延伸到海底何處？船會順著軌道一直潛到海中龍王宮去把魚抓上來嗎？

附近有好幾家造船廠，總是充滿嘈雜的聲音，近的、遠的，此起彼落，鐵槌敲打船板之外，當大型電鋸裁切木料發出高分貝刺耳的聲音，連說話都得暫停，否則即使面對面也要嘶吼著，加上比手畫腳、看對方嘴形，才能勉強會意，有時機器聲戛然而止，耳朵突然呈現真空，那放大音量的話來不及收回來，直接砸在耳膜上嗡嗡作響，語句反倒變得一片破碎、模糊。

鋸木頭的聲音暫時停歇後，揚飛在空氣中的木屑尚未落定，眯眼的同時，可以聞到木頭的特有清香，彷彿這海港邊長著一大片看不見的芬芳且茂密的森林，在這個稍寧靜的短暫空檔，大家趕快接續未完的事情，交代完，轉身去喝幾口開水解渴，此時若有冰水，灌下喉，一路冰涼到胃腸，更是消暑。

木頭香味一直在，因為空地堆放很多原木等著丈量、裁切，這些未來的海上巨獸，即使尚未成形，已然散發著混合了自由、冒險、漂浪、凶險、豐饒……等渾厚氣味。而

堆積在電鋸臺下的一層厚厚木屑，踩在上頭異常柔軟，高級地毯都沒有如此的輕柔，那感覺應該就像踩在雲端吧。多年後，當我踩在松針鋪地的山徑時，這股久違的感覺才重新喚起。木屑與零星木頭都有用途，每隔一陣子母親便將木頭裝滿尼龍袋，用光陽機車載回家煮飯燒水，而木屑裝在一個油漆罐中，加上一些柴油，便是絕佳火種，連未上學的我都可以輕易讓大灶生起火。如今想想，即使是些畸零的木塊，都是上好的防水防蟲的檜木，也許當時臺灣的木材資源還算豐富，禁得起這樣浪費，如果是今日，肯定會變成高級的木刻工藝品原料。

有時，腥鹹的海風改變方向，夾著油汙臭味襲來，蓋過木頭的香馥，港口的海水常浮著一層油漬，起伏反射著陽光，閃耀得異常刺眼。船隻進出頻繁，看大大小小的貨輪、漁船、小艇由不同方向逐漸逼近，劃破這些泛著異彩的浮油，響起警示的氣笛聲，我一旁看著覺得危險，似乎就要碰撞上了，但神奇的是，它們總可以安全錯身而過，行駛在既定的航線，有的抵埠，而有的啟航。

高雄夏日的太陽像猛烈抽著鞭子，抽得皮膚整片的熱辣紅痛，小時候不懂得畏懼陽光，總待不住室內，成天尋找可玩的東西，或在木材堆、鐵軌上來來回回跳耍。母親遠遠看見時，總要喊我趕快進屋裡去。她戴著斗笠，用毛巾蒙覆整張臉，只露出眼睛，

穿上長袖，在大太陽底下工作，為整艘船塗上防水、防鏽的灰漿。我曾在船下，仰頭眯著眼看母親工作。她一手拿著塗灰罐，一手拿著下窄上寬，有斜角的鐵片，舀一些灰抹進螺絲孔洞中，並且利用尖端在孔洞中攪了攪，多次之後孔洞填實了，最後再把洞口抹得和船板一樣平整，還有那些為了讓船板有伸縮空間而塞了麻繩的縫隙，母親也一一塗平，等上了漆後簡直了無痕跡。先前也有別的女工一起工作，但是不知因為貪快或不夠細膩，洞孔總是坑坑疤疤，事後得花更多時間修補，於是船東都指定母親，後來她變成工廠裡唯一的塗灰女工，比其他師傅還忙碌，最高紀錄有七艘船同時建造，時不時便有師傅在不同的地方喊著：「ㄟ，塗灰的啊……」在師傅的眼中，母親只是蒙著臉面的沒有名姓的女工，一天領幾百元薪資，比不上他們的專業和收入。

母親經常就這樣在幾座鷹架間來來回回，上上下下，但這都遠不如在船艙內工作的辛苦。用來裝盛魚貨的冷凍庫蓋得嚴密不透風像只燜燒鍋，烈日高高，持續地烘烤著，如今想來，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也塗著寂寞，體內的水不斷由毛孔湧出，滴滴下來，濕透衣背，簡直要乾涸枯竭了，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大概就是希望吧。

即使造船廠是大舅的，母親和其他工人一樣努力，甚至覺得要更努力些，不能落人

口實。每到休息時候，咕嚕咕嚕直灌上好幾杯開水，吞嚥聲就像電視中的飲料廣告，發出極大聲響，感覺非常豪邁。後來才明白，那不知忍耐了多久的乾渴，只能以這種牛飲的方式澆灌。這種喝水的習慣，母親一直到老年都未曾改變，我如今看著她喝水仍是一杯接著一杯，有時候喝得過急而噎到，彷彿喝完之後立刻就要上工，心中總是不忍，她似乎已經忘記可以緩緩來，時間其實多得很。

我也是後來才知道母親原來有點懼高，但是，她如何克服恐懼，顛巍巍爬上船身外臨時搭架起來的簡陋鷹架？那些造船工人駕輕就熟攀爬來去，扛木料、敲打裝釘，她得小心翼翼走在搖搖晃晃的窄窄橫木上，再坐下來攪動罐子中的塗料，以免天熱乾燥得快，日頭光光，無所遁逃。那麼長的工作時間，心中想的是什麼？一定有某些念頭，例如家庭、兒女，支撐著她熬過的吧。

豔日、噪音、木味與腥鹹海風，因為一隻斷臂猴子而起了一小漣漪。

阿公不知從哪裡帶回的，用長鍊子綁在鐵棚的柱子上，活動範圍很大，牠可以跳上跳下。人們作工無聊了，趁喝涼水歇息的時候耍耍猴子，猴子被耍久了，也懂得還擊，撿了地上的木塊躲在高處，趁人走近時丟擲，開心地跳上跳下吱吱叫，連狗也遭殃，汪汪怒吼。很多人莫名遭到偷襲，但這些鎮日勞作的工人，始終沒有放棄他們的小小休閒

娛樂。猴子也是。

猴子在造船廠裡是個不協調的、突兀的存在。當我無聊時，搬張椅子坐在牠攻擊範圍之外觀察牠，看牠在架上走來走去，坐下來搔癢，不時向噪音來處張望，有人經過便小心警戒。再來，就是偷偷觀察我。和牠四目相對時，我總覺得牠彷彿懂得我，懂得我在等待母親下班，懂得我和母親之間也有一條無形的鍊子彼此牽鍊著。

偶爾我留在造船廠過夜，夜裡一片闐寂，遠處的漁港和貨輪燈火高高低低，像鬼火閃忽，近處幾艘完成和未完成的船，在夜幕覆蓋下矗立著，只顯現輪廓，我在客廳或房間中，對這些隱身黑暗裡的船隻有著恐怖的想像，也許海盜或幽靈船的卡通看多了，便不大敢注視，怕看到船突然飄揚著骷髏旗幟浮在空中，又怕看到自己也不知道的什麼，尤其，當看守的黑狗突然一陣狂吠，大舅出門巡看時，更是讓我心頭發冷，起雞皮疙瘩。

印象中我從未見過一艘船的第一根木料是如何安置上的，所有的船永遠在「施工中」的狀態，建造的過程似乎很緩慢，然後，就像久久才見的親友之子，記憶中只是個喜歡哭鬧無理耍賴的小子，變成滿臉冒青春痘聲音粗嘎的少年，再來，突然長成就要進入職場的成熟青年。經過幾個月默默的建造，船身逐漸成形，再由專做細工的師傅搭上

俗稱「大公厝」的駕駛艙，之後，推進器的車葉、船錨也裝上了，不知不覺洋溢著的喜氣就像新漆一樣鮮明，招人注意，連小孩子都可以嗅到這股氣息，充滿期待。簇新的船身題上吉祥的船名，通常是三個字的，某些字因為出現的頻率太高，因此，還未就學的我便像認識卡通臉譜般記得那些字，如：金、發、滿、盈、榮、祥、吉、大……等排列組合出「金明滿」、「協順泰」、「福富發」……；等到黃道吉日，懸掛繽紛的大小旗、紅綵球，船東、船長、船員站滿船頭，準備了幾串長炮，幾大袋的糖果餅乾，混雜一元、五角的銅板，一群小孩候在船下，尋找最佳的位置。等吉時一到，用香炷點燃鞭炮，霹靂啪啦，炮光炸開，煙霧瀰漫，炮屑四處彈射，小孩邊尖叫著躲避，一邊眼明手快撿拾，一陣煙塵中，船身由底座拖曳著，順軌道的斜坡緩緩滑動，滑進海港中。我停止了撿拾，好奇張望，船會如何駛進海底？

但是，它只是鼓斜著船身入海，往下一陣子之後便離開底座漸漸地浮起來。接著馬達開始運轉，煙囪冒出黑煙，撲撲撲撲，轉個方向，開走。之後，底座被拉上來，濕漉漉的。原來只有它，是真正沿著軌道到達過港底。

新船下水的興奮和喧嘩，一直持續到捨不得吃的糖果餅乾慢慢變融、變黏、變軟，終於在螞蟻大軍來臨之前趕快把它吃完，之後，再耐心期待下一艘新船落成。

白天，工廠持續發出敲敲打打、磨利工具、鋸木頭的聲音。中午有一個小時休息，吃飽了飯，一群小孩被打發去睡覺，在床鋪打打鬧鬧一番，也就漸漸安靜下來。我是不想睡的，躺在床上眼睛晶亮，等著時間一到便要敲鐘。然而，在豔陽下，午後，風彷彿也靜止了，只有大型的工業電扇賣力地吹送溫熱的風，來回地搖著頭，嗡嗡作響，成了助眠的唯一旋律。

隔壁工廠下午上工的鐘聲噹噹，突然一陣亂響，敲醒眾人未成形的夢，不一會，便有機器開始隆隆運作，我看到工人窸窣索索從屋簷、樹蔭、布棚下起身，打著哈欠搔頭髮，活動腰背，扭開水龍頭，彎下身掬捧雙手的水，往臉上沖洗，順道洗了一下毛巾，擰得半乾，圈圍在脖子，繫上掛滿螺絲起子、扳手、捲尺、榔頭、虎口鉗……的工腰帶，最後戴起斗笠，有的乾脆直接赤裸著黝黑發亮的上身，眯眼看看外頭的燦爛，之後，便闊步走向陽光下那一艘艘等候著他們的船隻。

高雄獎〈造船廠的童年〉評語

李魁賢

〈造船廠的童年〉描寫生動活潑，故事動人，充分表達勞工家庭艱苦自強的生活實態，縱使在臺灣的產業轉移過程中，已逐漸退場。文內對母親女工角色的描寫，特別令人感動。全文節奏緊湊，很具張力，其實若安排一些情節和對話，也會是一篇精彩的小說。

李志薈

〈造船廠的童年〉以白描的手法，講述三、四十年前高雄港邊小型造船廠的生活經驗。作者文字簡練，不故做文藝腔，寫造船廠裡的工作與生態、環境與氣氛，題材特

殊，是頗為難得的高雄人文風景。

文章看似白描，其實母親才是作者關注的人物，也是用情之處。比如：「母親一個人在陽光不到的暗處，就一個小小燈泡塗著灰，也塗著寂寞。」、「如果體內還有什麼沒有被高溫蒸發，大概就是希望吧。」或「一定有某些念頭，例如家庭、兒女，支撐著她熬過的吧。」疼惜的，不僅僅是母親，還有那些傳統造船產業裡辛勤的底層工人吧。

凌性傑

高雄是一座海洋城市，船隻製造與城市命脈相互牽涉。船舶的來去，亦形成偉麗的港灣風景。船隻建造過程中，整體構造與細小零件缺一不可，這與散文的書寫技藝何其相像。〈造船廠的童年〉結構勻稱，敘事不疾不徐，更可貴的是透過細節彰顯一個輝煌的時代，以及那個時代的生活現象。小人物付出勞力換取一家溫飽的故事，在作者筆下顯得格外溫暖動人，既深化了主題意識，也呼應了高雄的勞動精神、產業特質。文中的小猴子是「突兀的存在」，卻也是文章活潑靈動的重要關鍵。〈造船廠的童年〉以其細膩婉約，帶領讀者溯洄時光，看見一段小人物與城市相互成全的歷史。

蔡素芬

由舅舅經營造船廠的工廠兼任家環境切入，描繪高雄造船業者的經營型態和工作現場，同時寫出家族情感的連結。母親雖為船廠主人的手足，不但不恃勢作態，反而更賣力工作，作為工人的榜樣，這是家族情感的展示，也是勞動者的身影。與母親一起工作的勞動者們，反映了高雄造船業者殷實勤苦的打拚精神，及富含港都特色的人情味。而童年對母親的等待與跟隨間，環境及人文情感也悄悄滲入幼小心靈，形塑了親密的親情關係。

曾貴海

散文可以從詩及小說的文類中脫穎而出，得到超過半數評委的肯定，表示散文體在臺灣文學文本中特有的影響力及價值。當然，它也連接了所謂高雄意象的符號元素之一，那就是勞動階級的生活及生存情境，以及親情之間的溫柔互動。這篇造船廠的故事以平平實實的手法，毫無矯揉的白描，敘述作者混跡在造船廠的童年，記錄工業城市勞動者的俗民生活，因此文學不必以太多想像及創意的構思，也能獲得肯定。

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評審會議紀錄

時間：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八日·下午三點

地點：高雄市政府文化局·第一會議室

評審委員：李魁賢、李志蕃、凌性傑、曾貴海、蔡素芬（順序依姓氏筆畫排列）

列席：高雄市政府文化局陳美英主任、張文聰、陳嫻如、聯合文學雜誌王聰威、周玉卿
記錄：姜呈穎

會議內容

各評審推選蔡素芬為主席。

高雄獎由本屆小說、散文、新詩及臺語新詩四組獲獎的十二件作品參賽，由五位評審先圈選心目中的二篇佳作，共選出五篇作品進入決審。獲得三票的有二篇，兩票的一篇，

一票的二篇。作品得票數如表列：

票數	文類	作品
三票	散文	〈造船廠的童年〉（李魁賢、凌性傑、蔡素芬）
三票	小說	〈岳母從岡山來〉（李志蕃、凌性傑、蔡素芬）
二票	新詩	〈我是魚——寫給三餘書店〉（李志蕃、曾貴海）
一票	新詩	〈愛，與河〉（曾貴海）
一票	臺語新詩	〈知影——賴和的相思調〉（李魁賢）

經過評審討論後，未獲圈選作品無評審爭取，主席決議就選出的五篇作品進行討論。

〈知影——賴和的相思調〉

李魁賢：

這首是我目前為止所看過的臺語詩中，很特別的一首。不只有一般的抒情，還有故事性。不是只有小說才能寫故事，這首是詩的小說、小說的詩，跟一般詩的寫法不一樣，作者想像出了一個故事。故事是真假沒關係，用作者本身的想法詮釋，以臺語書寫而言也是很大的突破。

李志薈：

這五件作品也是我排名最前面的幾篇。我很同意李魁賢老師的意見。這首和〈打狗寫真〉一樣是寫歷史名人的事，手法上和寓意上卻高竿很多，我對這首詩有滿高的評價。

曾貴海：

這首詩缺點極少，是非常好的作品。將賴和的訊息，帶到今日表現出來。之前有文學獎得獎作品也是寫賴和，後來就常常有人寫賴和，因此我不太考慮寫賴和的作品。把「賴

和」這個文本的內涵拿掉後作品會變成什麼樣子呢？對作品會存有這樣的疑問。另外，很多人現在想寫賴和時代的事，這很奇怪，現在的年輕人寫那個時代，替那個時代講話，但卻很少對自己的時代講話。沒有選擇這篇的疑慮在於文本的意涵上。

蔡素芬：

我平時很喜歡讀臺語詩，這首是很有韻味的。像李老師說的，作品裡面談到的事情是真是假沒關係，但是賴和的愛情故事，確實會讓我們擴大聯想，作者是以愛情的角度去談賴和，我確實會被打動，但以高雄獎來講，我會比較傾向選表現高雄特色的作品。不過這首我是真的很喜歡。

〈愛，與河〉

曾貴海：

〈愛，與河〉是這次文學獎新詩首獎的作品。這個時代大家很忙、很努力工作，但好像不快樂。要假裝很快樂但其實不快樂。這首〈愛，與河〉，好像跟愛河很有關係但其實

沒有。作者是借助愛河的意象，描寫新生命的到來，也期待新生命的未來，非常的正面。很久沒看到對生命、對人生充滿希望的作品。這首詩的節奏韻律也非常的完整。

〈我是魚——寫給三餘書店〉

曾貴海：

作者寫三餘書店，其實寫的是網路世界以外文本的時代價值。像魚一樣跑進去，有故事有氧氣，可以練習呼吸，可以深入這個社會。在這個物化的社會中尋找文化、藝術的部份，讓年輕的朋友藉由文本讀到文化的生命力。當然三餘書店在高雄，但不是因為這樣而成為好作品，而是這首詩發現文明、文化、文本的價值。

李志蕃：

我剛剛有說過這五篇是我的前五名。可能因為創作文類的關係，我對散文及小說會比較嚴苛。而像〈賴和〉或〈愛，與河〉這樣主題正確的作品，我的標準也會提高。想看看這樣政治正確的議題下，會給我們什麼樣的不同元素。〈我是魚〉這首在音樂性、節奏

與表達是很好的一篇。作者用魚上岸來比喻進入書海，透過書籍文字的世界對抗一般潮流，等待有緣人，在文字背後等待一座城市的海洋這樣的意象，我覺得傳達滿好的。第一段寫得很不錯，所以我在先前投票就選了這首新詩。

凌性傑：

我覺得這次詩的作品大部分都能貼近高雄獎的意義，就是能連結到在地。這首詩連結得非常巧妙，特別是它的詩題，「魚」和三餘的「餘」是諧音，作者其實是有設計的，而且海洋城市形象的設計也放進了作品中。這次選出的三首詩裡面每首都很特別，但是在文本限制上，能傳達的東西就較小說、散文為少，這本來就是立足點不太公平的。我後來只好割捨，沒選這首。

蔡素芬：

我想請教一些我讀這首詩的疑問。這首詩乍看用詞似乎很講究，很美。但要細究意象的銜接，我又覺得不夠嚴謹，比如說第一段有同時出現「我」跟「我們」，題目在寫「我是魚」，所以我們已經想像他是一隻魚了，但這個魚身長出腳來，成為可以潛入書裡，

象徵性的東西。但同一段又談到「我們」，我可以推論這是魚群吧？主詞從「我」變成「我們」。接下來又講了「終究長出雙腳」，於此時主詞又變成他者。所以第一段的主詞好像有些跳躍。第一段的倒數第二行，「辯證」這個詞寫詩的人太常用了，在讀詩的時候我會針對字字句句很挑剔，看看意思是否能串連。雖然詩有時是跳接，但意象應該是完整的。第二頁也有類似的，比如最後一段，魚跟甜點的連結性在哪裡？我們一般讀詩會有種預設，某種東西跟某種東西的連結。魚跟練習呼吸可以了解，是某種慾望、渴求的象徵，但魚和甜點的連結是什麼？

李志薈：

因為三餘書店二樓有賣甜點，我是這樣猜測的。

蔡素芬：

這個背景應該是在詩裡給的，不能假設讀者有這個背景。我覺得讀詩，像〈愛，與河〉，感覺太廣泛，無法了解核心在哪裡，敘述者也有「你」跟「你們」的問題，對象好像是新生命，又像是親密伴侶。

〈造船廠的童年〉

李魁賢：

這篇是屬於散文。詩、散文、小說是不同的文類，要一起比較，得回到結構看或許比較平等，看結構是否完整、是否恰到好處。這篇散文確實是很完整的作品，要是寫太多了就會變成小說，而這篇的結構從頭到尾不會覺得跳出散文架構。臺灣跟造船廠相關的地方就是基隆和高雄，作品針對粗工做描寫，這樣的寫法很感動我。

凌性傑：

這篇作品和去年描寫拆船業的〈黑手寶藏窟〉很像。但拆船是拆卸，這篇則是建造。而且以媽媽為主角，可以看到在男性工作群中的女性形象。這篇的結構也非常的到位，甚至有時會覺得設計得太工整。不過有個很不錯的地方就是中間出現了一隻猴子，打破了太過工整的寫法，寫出了我跟母親間好像有條無形的鏈子，從親情的連結來談作者童年跟造船廠的關聯。這個描寫是十分鮮明動人的，結尾也非常漂亮。

蔡素芬：

這篇我是用幾個面向來看。一個是造船廠對高雄的意義，因為一般文章也很少看到對這個產業的親身觀察描寫。這位創作者因為自己大舅舅是造船廠的老闆，所以可以有很近距離的觀察。這篇看到一個家族的情感，包括舅舅房間的格局、母親到造船廠幫忙，雖然是老闆的姊姊，但薪水跟一般工人一樣，甚至還更努力地工作。寫到母親喝水，因為身體太乾了，所以喝到發出聲音等等的形象非常鮮明。全文可以看到一個家族為了一個目標在奮鬥，而且沒有好吃懶做，沒有因為弟弟是老闆而可以不工作的心態。而且作者不只寫母親，還寫了其他工人的形象。我看到的是南部的勞動者很殷實、認命的勞動者形象。在大太陽底下很認命地工作，這個形象非常鮮活。第一次讀因為文字不算精美，不覺得是最好的作品，但卻越來越耐讀。

李志蕃：

因為我的生活背景的原因，我應該是和這位作者的經驗最接近。我當兵的時候是海防，旁邊就是做漁船的造船廠，拍紀錄片也常需要進造船廠。這篇確實寫得很好，本來投票時一直想投這篇，但我對作者還有一些期待。通篇是用白描的手法，不會太濫情。結構

包括猴子這段，讓文章在穩定的架構下比較活潑，結尾也真的結束得很好。但我覺得比較可惜的是作者在這樣的篇幅下好像可以再挖掘得更深一點，不只是描寫造船廠的童年或者母親的形象，好像可以加入一些造船業的資訊、造船廠和造船工人兩者的經濟依存等等，這樣可以讓這篇更有分量或更加深刻。但現在只有勞動者的身影，我覺得稍稍可惜。

曾貴海：

散文確實要寫得真實，這是散文的基本認知。作者寫得滿平實的，但沒有太感動的感覺。

〈岳母從岡山來〉

凌性傑：

我覺得這篇非常有閱讀的樂趣，在平凡生活中帶來很大的享受。作者在寫失業者的困境，是用非常幽默、自嘲的方式在談的。也因為岳母在岡山，所以作者跟高雄也產生了

適度的連結，我覺得這篇很適合拍成公路電影。用黑色喜劇、黑色幽默的方式來處理生命艱苦，我覺得是非常有趣的。而且作者在談家的概念，也處理得非常細緻。雖然文字本身並非那麼精準，但整體看來作者對於人生處境的某些細節處理得非常好。一趟那麼無聊的公路旅程被處理得那麼有趣，這是作者很厲害的地方。

李志薈：

我大體意見跟性傑差不多。一開始看覺得這不太像一般文學獎的文章，就拉哩拉雜，結構滿鬆散的，篇名好像也取得不太好。但越看越有味道，重點在一段意外層出不窮的旅程。其實這篇重點在於作者的腔調，用幽默的口吻呈現四十幾歲中年失業的編輯，他的家庭也是離散漂泊的。我覺得這篇細膩的地方呈現得很好，比如用吳郭魚來比喻這樣飄洋到另一個環境，換一個心態來面對當下。尤其最後碰到詩社的同學很神來一筆。小說在細膩又鬆散的筆法下，寫出了人世滄桑，又對所有人的狀況有許多的理解和包容，這是這篇透露的有趣的氛圍。另外就是非常具有閱讀樂趣。

蔡素芬：

這篇我也有選。高雄獎很難評的就是因為打狗鳳邑文學獎的小說組沒有字數的限制，所以可以用幾萬字書寫。這篇有兩萬多字，這就是性傑一開始說的，詩、散文、小說的字數量不一樣，傳達出來的訊息也不同。這篇的口吻是故意安排成幽默的，寫四十幾歲的編輯，懷著作家夢，一旦失業工作也不好找，反映的就是現在社會的狀況。失業了必須靠太太的薪水，但太太又在上海工作，反映了現在臺灣的中年人，無法在臺灣工作，非得離開，呈現了通勤夫妻的狀況。雖然題目是〈岳母從岡山來〉，其實要寫的是「我到岡山去」。沿途經過彰化，寫到了臺灣的環保議題，到了高雄又談到他的舅舅欠債，要他來還，已經是很可憐的失業者又要幫大舅還債。到了高雄後遇到了大學同學，這位虎爛文藝青年當不成，騎著腳踏車環遊世界，尋找自己，就像現在的年輕人、中年人，在現實中得不到滿足，就往精神世界裡尋找。不過刻意設計虎爛這個角色從宜蘭到高雄，然後說他老家其實在高雄，他應該回家去，這個結尾有一點僵硬，好像為了跟高雄有連結而讓虎爛回高雄。這很奇怪，他明明可以待在宜蘭不回家，一個尋找精神理想的青年也可以幾年不回家，這裡也沒交代他跟自己家有什麼斷裂，虎爛這部分有點刻意。但是通篇表現確實是很自然的。

李魁賢：

這篇小說可讀性很高，敘事策略上是他跟岳母有點緊張但又不大緊張的部分。既然題目是叫〈岳母從岡山來〉，那岳母應該是主角。但像剛剛素芬說的，這篇重點到底是岳母從岡山來，還是我到岡山去？故事重點在於岳母到了臺北，住了他家幾天，而他跟岳母到了岡山，到底岳母不接受他，或者是他接受了岳母還是岳母接受了他，這種緊張又不太緊張的關係，趣味性在此，但是沒有寫出來，而最後又跑出了一個不相干的人「虎爛」，這個角色是完全不需要的。而中間他太太的姪女插進來也是非常的小意，姪女確實是來幫助他照顧岳母的，但卻一直在講姪女的事，跟岳母不太有關係。這樣打斷了我閱讀的節奏和思考。主角和岳母的關係有緊張、化解、緊張、化解，這篇的趣味性應該在此，但他一直打斷這個閱讀節奏，策略是成功的但結構有些失敗。

曾貴海：

這篇作品是反映現在離散、流浪的事情，表達生命的不確定性。但是像這樣的流浪、不明的書寫，沒有什麼想像，是非常敘事性的。他有寫到事業無成的狀況，我也是滿同意的，但除了這個以外，小說到底給了我們什麼樣的重點？雖然有故事情節，但是感覺卻

很像散文。

蔡素芬：

這五篇我們都討論過了，現在應該來決定如何投票，以及結果是否要給獎。

李魁賢：

一個人投一票，或者放棄。再看要不要給獎。

蔡素芬：

李老師剛剛的建議是一人投一票，放棄就不投。如果沒過半就再討論是否給獎？

李魁賢：

我們現在就決定沒過半就不要給獎了。

蔡素芬：

畢竟是鼓勵性質，高雄獎得主給三十萬獎金是主辦單位的誠意。那就請各位投給最優秀、最適合得這個獎的作品。

會議結果

〈造船廠的童年〉獲得三票（李魁賢、凌性傑、蔡素芬），〈我是魚——寫給三餘書店〉獲得一票（曾貴海），〈岳母從岡山來〉獲得一票（李志薈）。〈造船廠的童年〉獲過半數委員同意。

主席宣布二〇一五打狗鳳邑文學獎高雄獎由〈造船廠的童年〉獲獎。

